《白鹿原》
如果没有原著《白鹿原》，那么电影《白鹿原》将会再次生冷硬狠地搅动观众的五脏六腑，如果由220分钟删减至188分钟再删减至156分钟，《白鹿原》或更能将原著展现得完整一些。但没有那么多“如果”可以假设，影院里放映的这版《白鹿原》，就是在原著地基上起的一座高楼，它坚固与否，要靠观众暴风骤雨般的讨论来检验，但眼下一个事实是，现在我们谈的是电影《白鹿原》，而非那个在记忆中模糊的原著。
作为上世纪90年代读过《白鹿原》且之后一直没有重读的读者，我对原著的印象只剩下概念性的东西，比如强烈原始的欲望，以及被这欲望冲击之下的灵魂道德、宗族秩序、乡土政治等，阅读的快感同时会伴随着不适感，这源于它真正潜入了民族历史的深处，用“真实”这把刀子剖析着人们的灵与肉，试图割断至今仍在桎梏、统治着我们言行的一些“绳索”。现在，随着电影影像一幕幕地呈现，当年阅读原著时的五味杂陈又在内心复习了一遍。
如果没有了白鹿原所弥漫紧张与压力，没有了情欲带来的撕裂感，没有了围绕“男女关系”那些“见不得人”的描写，《白鹿原》的冲击力会大大削弱，这也是为什么《白鹿原》难拍的主要原因。电影《白鹿原》的前半部分，重点在描述麦客黑娃和地主家姨太太的偷情故事，以及他俩跑回白鹿原后所遭遇的阻力，这部分故事稍显平淡，但有粗犷刚烈的气质作为背景，还是可以抱着欣赏的心态观看，到了后半部分，矛盾冲突集中爆发，沉重感骤然加强，前半部分所流露的风情尽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多舛的命运和丑陋的人性。
鹿子霖的饰演者吴刚曾表示，鹿子霖对田小娥的欲望不是“脏”，而是人的本能，“中国的农民很淳朴，没有设计好什么阴谋，但一切就是发生了。”但电影所表现的鹿子霖，完全和吴刚所说的相反，鹿子霖不仅与田小娥有违背伦理的肉体关系，更是想以田小娥为“武器”，去攻击他一直又敬又畏的白嘉轩，最后黑娃棍击腰杆一直挺得很直的白嘉轩，众族人撺弄鹿子霖当族长等，都证明鹿子霖是货真价实的阴谋家，他也成了电影里唯一一个难以让人产生同情心的人物，当然，吴刚的演技也堪称全片最佳。
《白鹿原》以田小娥为主线，让电影从庞大的时代跨度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走了出来，把故事讲明白了，这么做有得有失，但鉴于影片的篇幅和观众的接受程度，让田小娥成为最重要的角色或是正确的选择。在原著中，田小娥的命运是必须有一个男人依靠，她才可以活下去，那个男人是谁不重要，但在电影里，左右田小娥行为虽有欲望的成分在，但更多的却是恨——她只爱过黑娃一人，她与鹿子霖在炕头玩骑马、喝尿的游戏，恨意是最大的动力，对于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，她有同情的成分在，但这同情也包括对他的懦弱的嘲笑。影片对田小娥的性格这么设置，是更符合观众的主流价值观的。自饰演田小娥这个角色后，张雨绮才算真正成为具备表演实力的演员，和她以前的角色相比，田小娥给她带来的内心冲击，会帮助她脱胎换骨、找到表演真谛。
《白鹿原》由谁来拍、谁来演不太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它能不能拍、能不能演、能不能上映。现在这个版本的《白鹿原》，是在一个尴尬的时间段内完成并勉强公映的，它当仁不让成为王全安从影以来完成得最好的作品，当然也可以说他沾了原著的光。与这部电影相关的演职人员，应忽略公映后舆论对这部电影或好或坏的评价，因为它的完成本身就是一项成绩，让我们可以谈论电影《白鹿原》，回忆原著以及它诞生的伟大时代，或许还可借机谈谈电影审查以及其他。
具有民族史诗品质的电影我们有过，比如《红高粱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活着》、《黄土地》等，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作品了，在等待《白鹿原》公映的这些年间，再没有什么能扎根土地、流着滚烫血液的作品面世。带着缺陷公映的《白鹿原》，仍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情，它衔接起了电影创作者对于真正民族电影的热爱和追逐，显现出少数电影人前赴后继拓宽电影表达空间的勇气与信心，《白鹿原》是不是佳作有待时间考验，但它却是九月份所有电影中，最值得关注和支持的一部。